

开
栏
的
话

我出生在太康县逊母口镇,那是一个古老而富有传奇的地方,一条李贯河似玉带般穿镇而过,在太康县东与古运粮河交汇。古老必定有故事,而撰写故事的往往是最基层的农民,他们纯朴、善良、勤劳、执着又伴着生活遭遇困境时夹带着的一丝小聪明。信奉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人生信条,坚守着做人的底线,打熬着日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激发了我写青龙镇系列小小说的冲动。小说以青龙镇为背景,时间跨度从1900年到2000年,每个小故事串联起来像燕子垒窝般描述了豫东农民心理影像的变化和提升的过程,展现了文化周口的内涵。作品不求高大上,只讲接地气,使广大读者阅读后有一个深思的空间。因情节是小小说体裁,内文中人物心理的描述与抖包袱都受到限制,显得有些人物及细节过于轻描淡写,却也无能为力。好在能让当时的风俗人情留住一二,也不枉这数百篇小说的艰辛了。

青龙镇系列小说之

鸡把式(上)

□朱广辉

鸡有公鸡和母鸡,母鸡下的蛋是许多家庭补贴供养的重要途径。

但富足人家没有温饱之虑便养斗鸡。

青龙镇养斗鸡的有两家,窠员外和开钱庄的钱贵仁钱掌柜。

两家养的还不是一系的鸡。

窠员外养的是开封老城西门外夏家系的鸡。

钱掌柜养的是开封老城东门外满族完颜系的鸡。

每年春节前有五天斗鸡比赛叫冬季暖场。

窠员外的儿子窠成章在开封做官,有宅府,窠员外进腊月就住开封城了。窠员外休闲惯了,嫌官宅太正规,儿子便给他在老城西门外给租了一个四合院。

窠员外的鸡把式是夏家推荐的名手,和镇子卖花生生的一个姓,也姓耿,先祖曾在开封王府驯鸡。

斗鸡第一步是选血统。

公鸡与母鸡是哪个派系,有何优秀战绩,纯不纯种,压鸡后再把受精蛋保存,二十个蛋为一罩,孵出小鸡后剔除母鸡养着,再大了就看长相、个头、骨骼,长成后就单独罩鸡笼。

鸡把式和鸡单独一个院。

鸡把式要啥,主人提供啥,嫌费钱,别养。

鸡把式驯鸡,轻易不让人看,有时连东家都拒绝。

但耿把式人厚道,窠员外随便看。

斗鸡吃食讲究荤素搭配,训练也是阶段性的。

盘膝、绕脖、遛圈、饮水等各自都有把式自己

的路数。

总之,开封暖冬场挂了头牌,奖金、名誉自不在话下。

开赛前,参赛鸡有图有介绍有编号,更有鸡主人及鸡把式的介绍,然后社会各界有懂的,有不懂的,有不懂装懂的,也有凭运气蒙的,看编号买筹码,赌输赢。

斗鸡场外搭个大看台,红绸绒封顶,英国的软席沙发,果盘、茶饮极为奢华。

河南的省城在开封,大员、督军、官太太自是坐得济济一堂。

窠员外照例进入腊月就入住了四合院,但今年窠员外带了家眷,因为秋天的时候,窠员外让账房先生老闫来开封把四合院盘了过来。

开封城不比青龙镇,慕名观鸡的人络绎不绝,这其中不乏有身份之人,但窠员外只听耿把式的,一律拒绝,不许来院里观鸡。

耿把式不吸烟,不饮酒,也没多少话,胡子刮得黑青,好像他就是一只斗鸡转世。

窠员外很快融进了开封的圈,或宴请别人或接受宴请,从挪到开封后,他竟一次都没去看过耿把式。

倒是账房先生老闫说,耿把式今年用的瘦牛肉肉多了,并且比去年多了三个神秘的竹罩笼,里面装的啥物件谁都不知道,他也不让看。

窠员外说,老规矩,他要啥就给啥。

头场比赛是从上午九点开始,场面的热闹程度可想而知。

窠员外的鸡抽签时排在了最后。

今年耿把式报名参赛三只鸡。

头只鸡上场时已是四点一刻。

裁判称了鸡的重量后,打个开始的手势。

对方的鸡是锦绸蓝的,鸡毛在夕阳的反照下泛着亮光。

窠员外的鸡毛有些枯,架式扎得也不稳。

当对方炸了颈毛来斗时,窠员外的鸡竟在圈内遛起圈来。

一圈,两圈。

场外炸雷般轰动。

这些自然是买了窠员外斗鸡编码的人,如果再绕一圈,对方就不战而胜了。

这时耿把式咳嗽一声,斗鸡突然便住足爪,反身怒视,跟着身形飞起,先是一啄,而后腾空两腿,狠狠甩在对方的脖颈处。

没有人知道这两腿的力量,力到处对方的锦绸蓝当即倒地,身子渐渐瘫了。

轰动声止住了。

耿把式和对方鸡把式及裁判走进圈内。

锦绸蓝的脖颈被耿把式斗鸡的爪生生甩断了。

耿把式说,它叫火把,明天上场的分别叫火焰和火光。

这时火把用嘴理了理毛,身子又抖了抖。

人们再看火把时发现它也如锦绸蓝般光亮了。

